

不可或缺的力量

——谈媒介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中的运用

□文 / 许志立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问题。2010年11月16号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内罗毕传来喜讯,正在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申报项目《中医针灸》和《京剧》,并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充分地表明了世界对中国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同。多年来,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上积极探索,学界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上进行了深入探究,我们看到,从早期的录音、影像逐渐过渡到电影、电视和网络,直至今天全新的GIS技术运用。以下笔者结合具体音乐类非遗项目,从媒介的使用角度对其保护和传播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总结它们各自的优点及缺点,以期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工作提供一些帮助。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录音、影像的使用

所谓录音,简单地说,就是将声音信号保存在媒介上过程。从1900年前后的唱片录放音到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光学录音、磁带录放音,直到今天已经普遍使用的数字录音与多轨录音。受惠于录音技术的飞速发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许多民歌、乐器与访谈工作都是由录音技术完成的。例如:随着工业化文明的进程,许多农耕时代的纯体力工作都由大机器代劳,那曾经铿锵有力、气壮山河的《打夯歌》、《洗衣歌》和沿江沿河流域的《船夫号子》已成绝响。再如:民间艺人瞎子“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听松》、《大浪淘沙》和《昭君出塞》等作品由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曹安和教授于1950年夏天采用钢丝录音完成的。可以想见,在影视和网络媒介还未出现和广泛采用之时,录音技术在抢救民间艺术承担着多么重要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以来,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已经广泛使用数码录音技术,特别是具有体积小、存储大、音质好的录音笔的使用已经成为“田野调查”工作者的必备工具。影像技术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许多乐器文物的搜集整理、乐谱留存都离不开影像的保存。音响作用于人的听觉,影像作用于人的视觉,前者是动态,后者是静态。我们今天可以在街头巷尾的音像店听到来自于蒙古草原的长调,云南彝族海菜腔,看到几千前的编钟、古琴图像,这种视觉和听觉的结合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电视、网络的运用

影视是电影和电视的合称,1929年英国人贝尔德发明了电视,1941年他研究成功彩色电视机,当今在我国城市居民中电视已普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可充分借助这一大众媒体。在全国各大电视台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记录片的形式播出,不仅为观众普及了一些非遗保护的常识,同时也提高了观众对音乐本体的认识,如律、调、谱、器。此外,运用电视媒体进行非遗的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由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梨园擂台》栏目、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主办,杭州电视台、绍兴广电总台共同承办的《越女争锋》、河南电视台《梨园春少儿擂台赛》等,以比赛竞争的形式,利用电视媒体受众广、传播快的特点,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脱离了空洞的说教和抽象的阐述,贴近了大众,走入了生活。互联网被称为“第四媒体”,它既有纸媒的时效性、可存储性,同时又兼具广播电视的形象性、生动性和互动性。它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集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功能于一体,给21世纪的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争取了最大的时空效应。我们可以足不出户,轻点鼠标键盘即可看到声像结合、动静兼具、栩栩如生的影像。以2003年申遗成功的古琴为例,追溯历史,我们发现,古琴被贴上了“士大夫”和“文人音乐”的标签导致古琴只能在小众范围内进行自然传播,通过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上陈雷激的古琴弹奏,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同时也使得古琴走向了更大的受众群体。网络无延时功能让世界几十亿人同时见证了历史,感悟到古琴艺术的魅力。

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新思维、新技术的尝试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中,媒介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大众传媒改变了民间音乐以口语进行的传播方式,突破了“一对一”方式的传播空间范围。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许多专家学者提倡影视人类学的运用,这种用电影、电视的记录方式将作用于人眼、耳的试听形象完整地记录下来,集视听、声画同步功能于一体,极大地提高了音乐保存的形象性、全面性和真实性。影视人类学在德国、法国、日本起步较早,成果显著,法国

的许多人类学影片经常参加国际性的“真实电影”展演。建国后,我国陆续拍摄了《远山的瑶歌》、《森林的回忆》、《靛房溜子乡》等影视人类学作品。色音在《试谈运用影视人类学手段记录保存萨满仪式的必要性》中写道:“萨满教是一种融合了戏剧、音乐、诗歌和故事的神圣综合艺术。我们所拍摄到的蒙古族萨满教的仪式主要有成坐仪式、祭祀仪式、治病仪式、祈愿仪式、除秽仪式等。”^[1]在新技术使用方面,我国台湾东吴大学的石计生、林全进提出了非遗保护中田野调查的数字化技艺“时空 GIS”(Time Space Gis),并将此技术运用于台北天母三玉宫的宫庙绕境问题研究。“时空 GIS”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捕捉空间化时间的跨越量与质化研究的有用方法,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概念和模式。^[2]

四、综合使用、扬长避短

录音、影视与网络、时空 GIS 等各种媒介在音乐类非遗保护和传播中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例如:录音使用虽然方便、成本低廉,但却少生动活泼的影像使得音乐保存趋于抽象;影视、网络虽然真实、生动,但携带不便、成本较高;时空 GIS 虽然先进精准,但却很难普及,使用时易受诸多环境制约。因此,在非遗保护与传播中应根据具体情况,合理使用不同媒介。以昆曲为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1 年将昆曲评为“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众所周知,昆曲早已过了辉煌和鼎盛期,晚清之后,日渐式微,几代人为昆曲的保护和传播做出了辛苦努力。2004 年,由白先勇先生导演的青春版《牡丹亭》世界首演,台湾公视录制全程实况多次转播,巡回公演已超过 200 场,在海外引起轰动,其成功的传播模式值得我们深思,是什么力量将细腻典雅的含蓄之美推向世界的聚光灯下?笔者认为除了白先勇先生过人的导演才华和主演沈丰

英、俞玖林唱做俱佳表演之外,媒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无论是传统的纸媒还是现代的网络媒体,对青春版《牡丹亭》的宣传都不遗余力,各具特色,同时,演出采用现场表演和电视、网络的直播模式,“这种非人际关系的传播通过信息的大量生产、复制和大规模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同类信息传遍整个社会,造成普遍的信息声势。”^[3]在电视、网络基本普及的现代社会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跨越了时空的限制,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保护和传播的目的。

结语:21 世纪是一个充满文化符号的时代,人类的传播活动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发展到网络传播传播时代,这些文化符号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意义结构和价值体系。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离不开传统媒介的参与,也需要借助新兴媒体的广泛传播,如何综合利用各种媒介力量,发挥最佳合力,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 [1] 色音. 试谈运用影视人类学手段记录保存萨满仪式的必要性. 王文章主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 [C],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年版.
- [2] 石计生、林全进. 田野调查的数字化技艺——以台北天母三玉宫的宫庙绕境为例. 王文章主编: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田野工作方法 [C],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 年版.
- [3]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 [J].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版.

许志立: 运城学院音乐系 08 级本科生

